

译介之旅



吉尔·德勒兹曾在著作里写道,自然界中,风火水土,尽是褶皱,褶皱以其密闭性和反风景的特性服务于巴洛克艺术风格。在《维吉尔之死》这本书里,自然界的褶皱也以同样的方式服务于赫尔曼·布洛赫华丽的语言系统,在原本密不透风的墙壁上制造了流动性。从章节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水、火、土、风(以太)四大元素既是维吉尔在临终前一天里所经历的现实描摹,也是这位诗人必经的心路历程。

在“水——抵达”的开篇章节,壮阔的海景带来了一丝海风拂面的清新感觉。维吉尔虽然已经身患重病,但是在走进宫廷的时候依然能够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拥有着对自然界的鲜活感知,明白自己“童年时代就开始在梦中倾听的目标”。只是现实生活的阴影已经随着船只登陆,维吉尔在进宫的路上听到了来自民众的嘲讽。他没有否认,反倒认为这是“公正的嘲讽”,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与民众的苦难距离很远了。

“火——下行”是本书最为漫长,也是涉及抽象概念最多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体现出了诗人是如何第一次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就是销毁《埃涅阿斯纪》。“火”不但表现了维吉尔内心熊熊燃烧的火焰,也外化了他身体上所承受的煎熬。在独自一人与烧热搏斗的夜晚,维吉尔在寂静之中听见了堕落的、邪恶的笑声,但他突然又察觉这种笑声其实也是美的,这就引起了诗人对自己毕生创造的反思。他认识到了美并不是善,美实际上意味着虚无,意味着道德上的空洞和社会意义上的空虚。在真正面临着生活困苦的民众面前,维吉尔感到了不安和愧疚,认为自己的一生只顾追求审美,却荒废了现实。

湛蓝而又轻柔,那是亚得里亚海的波浪。迎面拂来的微风细弱得让人无法觉察。它吹动着波浪涌向罗马皇帝的舰队。舰队正驶向布林迪西海港,已经可以望见卡拉布里亚海岸上平缓的山丘正逐渐逼近船的左侧。此时此刻,海洋那明媚却预示着死亡的孤独转化为人类活动的祥和欢乐;此时此刻,海面上流溢着温柔的灯光,暗示着人类栖居之所的临近,湖水之上是熙熙攘攘的船只,有的和皇帝的舰队一样正驶向港口,有的正从港口驶出;此时此刻,沿着被海水冲刷得洁白的海岸,在许多村子修筑的小型防护堤那里,竖着褐色船帆的渔船已经离去,为的是夜晚的捕捞。就在此刻,海水变得如镜面般平滑。在海的那一头,天空像是打开的贝壳,焕发着珍珠般的光泽,已经是傍晚了,人们已然闻到炉灶里木柴燃烧的味道,生活的声响此起彼伏,一下敲击,或是一声呼唤,都被风从那边传了过来。

七艘高船大舰首尾相连,正以先进的纵列方式行进。里面只有首尾两艘狭长的、装有船舷撞角的五排桨舰属于战舰队;其余的五艘船航速较慢,但看起来更加气派,分别是十排桨和十二排桨的类型,船上建筑样式雍容华贵,与奥古斯都的宫廷风格完全相称。中间的那艘最为豪华气派,那青铜打造的船舷金碧辉煌,船舷栏杆下面,饰有圆环的狮子头像金光闪闪,侧支索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三角小旗,在紫色的船帆下,耸立着罗马皇帝庄严气派的帐篷。而在尾随其后的那艘船上,创作《埃涅阿斯纪》的诗人就躺在那里,死亡的征兆已经悄然爬上了他的额头。

饱受牢笼之苦的诗人绷紧了神经,因为病症随时都会发作,所以他一整天都不敢挪动身体,不过,在船只到达较为平静的海岸区域后,一种松弛感忽然如潮水般席卷着他,尽管他被困在了为他搭建的卧榻上,他却终于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或者准确地说,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生命,那是多年前就已脱离他管辖的藩属,如今却仿佛成了某种对于松弛感的独特回忆,重新探索着,重新体味着。海风劲吹,益于身心,那潮起的倦怠感能给人以沉静的抚慰,也许本可以转化为彻底的喜乐幸福,然而那扰人的咳嗽却适时出现了,每晚的高烧,每夜的恐惧,人早已憔悴。他,就那样躺在那里,

钟皓楠,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有诗歌翻译收录于《灰烬的光芒》,出版翻译作品《神性的流溢之光》《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为何生病》《大故事书》《黑塞童话集》《隐墙》《时代的精神状况》。曾获得“千纤草全国女子诗歌大赛”主奖、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年度诗人奖、南京大学重唱诗歌奖、“江东诗歌奖”。《维吉尔之死》由梁锡江、钟皓楠共同翻译

“土——期待”这一章正如题目,脚踏实地,是本书中最为实际的一个章节,主要包含的是维吉尔和朋友们还有古罗马皇帝屋大维的对话。在这一章里,诗人的决定改变了。在朋友们的劝说之下,他首先意识到了《埃涅阿斯纪》不仅仅是自己的审美作品,也是朋友们的情感寄托。此外,他也在幻觉的交错中看到了自己作品的内在意义,意识到自己始终都在关注穷困民众也包括奴隶的生活。在这里举两句话作为证据,一句是奴隶对他所说的话,“你和我们一样负担着锁链”,一句是朋友对他的评价,说他歌颂的是虔诚的埃涅阿斯,而不是残暴的埃涅阿斯。因此,维吉尔决定保留自己的作品,不再销毁《埃涅阿斯纪》,作为自己生活过的证据,作为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见证与记录。与此同时,投入实际生活永远也不晚,维吉尔决定从自己做起,捐出遗产,赐予自己所有的奴隶自由。

最后一章“以太——归乡”也展现出了题目所暗示的轻盈感和流动性,在如梦似幻、亦梦亦醒的高烧状态之下,维吉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是一种美妙的生命终结的形态,在最后变为凡间的一鸟一兽,变为一草一木,于衰老和枯朽处瞥见了青春的容颜,于死亡时刻随着大自然的洪流回到生命之中。这样一来,在自然元素的流变转换之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位伟大诗人最后的挣扎与安宁。

译文

的创作《埃涅阿斯纪》的诗人,他,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他就躺在那里,衰败的意识,几乎因为自己的无助而羞愧,几乎因为如此的命运而恼怒,他呆呆地望着焕发着珍珠光泽的天穹;究竟为何他会屈从于奥古斯都的催逼?究竟为何他要离开雅典?荷马那神圣晴朗的天空本来会有利于《埃涅阿斯纪》的完成,如今这希望已然破灭;他也曾期望在柏拉图的城市里过上一种哲学与科学的生活,远离艺术,远离诗,期待那本将开始的不可估量的全新生活,如今每一个希望都已破灭;他也曾期望可以再次踏上爱奥尼亚的土地,如今这希望也已然破灭;噢,破灭的还有那认识的奇迹以及在奇迹中得到救赎的希望。为何他放弃了这一切?自愿的?不!它就如同那些不容抗拒的生活的强力的一个命令,那些不容抗拒的命运的力量,尽管有时这些力量会潜入地下,潜入不可见、不可倾听之处,但是它们从未完全消失,反而顽强地作为那些强大力量玄妙莫测的威胁出现,这些强力人们根本无从摆脱,在它们面前,人们必须总是表示臣服;它就是命运。之前他听关于命运的摆布,如今命运把他推向了尽头。这不一直都是他生活的形式吗?他曾经有过别样的生活吗?天空那焕发着珍珠般光彩的贝壳,春波荡漾的海洋,群山的歌唱,他胸中痛苦的歌唱,神的笛声,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事件,这事件就如同天穹的容器,很快就要将他吸纳入内,以便送他进入无限之中,对他来说,这一切可曾有过别样的意义?他生在农家,是一个热爱尘世和平的人,一个本该适合于乡间过着简朴稳定的生活的人,一个根据出身似乎已经注定可以且必须留在那里的人,然而一个更高的命运虽没有将他与故乡分开,却不让他他在故乡继续留下;它把他赶了出去,赶出了乡党,赶进了茫茫人海间最赤裸、最恶毒、最狂乱的孤独之中,它把他从原初的简单中驱逐,驱入了日渐巨大的繁复与广阔中,如果有什么东西由此变得愈加巨大或愈加宽阔的话,那只能是他与本真生活的距离,因为确实如此,只有这距离增大了;他只是在自己田地的边缘漫步,他只是生活在自己生活的边缘;他成了一个动荡难安的人,逃避着死亡,找寻着死亡,找寻着劳作,逃避着劳作,一个有情人,却无法停驻,一个在内外激情

风火水土,牧人归乡

——赫尔曼·布洛赫《维吉尔之死》译后

□钟皓楠



《维吉尔之死》,【奥】赫尔曼·布洛赫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

命之中。这样一来,在自然元素的流变转换之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位伟大诗人最后的挣扎与安宁。围绕看维吉尔是否要销毁《埃涅阿斯纪》的主题,布洛赫也在这里重申了一个德语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议题:在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曾经在作品中给出过他的答案:走遍故土他乡,吟唱着追旧日的诸神。但是在布洛赫的时代,“贫困”又意味着什么呢?

布洛赫生于19世纪末的维也纳,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重要作品《维吉尔之死》出版于1945年,可以说,这部作品诞生于一个完整目睹了旧世界的崩塌过程的人的震惊与困惑。类似的背景,我们不但可以从休斯克等研究者的著作中了解到,也可以从施尼茨勒、茨威格、马洛伊·山多尔等著名作家的笔端瞥见。这一代人享受了旧世界最为辉煌的文化和艺术的荣光,浸透在“科学”和“进步”所制造的幻觉里,满怀信心准备开始自己的生活,迎接他们的却是战争,是战后漫长的物资匮乏与道德滑坡,是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越来越多的隔阂、冷漠与憎恨。旧秩序的打破并没有伴随着更好的新秩序的建立,这种茫然无措也体现在布洛赫的其他作品中,诸如《梦游人》《着魔》等。

这种茫然无措既意味着在这种突然变得冷酷的环境里的适应困境,也意味着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质疑。面对着突然撕下了“文化”这张假面的背景,我们不但可以从休斯克等研究者的著作中都把艺术与人道主义奉为神明的年轻人受到了深重的打击,不再知道自己的精神追求意义何在。在这样的心境下,个体变得异常脆弱,因而产生怀疑,是要坚持自己的目的,还是要努力适应时代的价值。“这个时代要求的恰恰是个体的极度谦卑……还要隐姓埋名地为国家服务”,“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使命也是由时代规定的”,而艺术创作者发扬个性,寻求受众,这在战争的年代就已经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傲慢、一种“多余的存在”了。《埃涅阿斯纪》在这里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个载体的作用,它象征着战时欧洲所有文化工作者的内心所求,它的存亡问题代表了许多文化工作者的内心的挣扎。因此《维吉尔之死》既是一次考问,也是一个决定,布洛赫通过维吉尔的心路历程展现出了自己的内心经历,并且得出结论:审美生活与现实生活可以并存,审美生活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生活,而是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提炼。时代的贫困也许无法通过一部作品改变,但是可以得到真实的反映和记录,新的秩序

怪,这些人似乎已经酒足饭饱,现在正在用其他方式消遣娱乐,有的在来回踱步,双手交叉,要么放在肚子上,要么背在身后,还有的则挥舞着手臂,打着手势,在讨论着什么,有的在躺椅上假寐或打盹,脸埋在长袍里,还有的则坐在那里下棋,这些人也必须得到不断的服侍,各式小吃被放在大的银盘子里,从甲板那头一路递送过来,供他们享用,因为饥饿随时都可能来得清新而又猛烈,因为无论其人胖是瘦,是行是坐,是睡是醒,是动作迟缓,还是敏捷灵活,贪食的欲望都比清晰地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永不磨灭,有时甚至是刻在了上面,还有的则是裸在了里面,无论是严厉还是温和,是恶毒还是善良,无论是像狼、像狐狸、像猫、像鸚鵡、像马,还是像鲨鱼,他们总是青睐其自身某种可怕的欲望,他们已经上瘾了,妄图永无止境地占有,不择手段地谋求物品、金钱、地位和荣誉,蝇营狗苟,饱食而遨游。随处可见正往嘴里塞东西的人,到处都是贪欲的火苗,索求无度的欲念在暗暗燃烧,无根无基,随时准备吞噬,将一切都咽进肚子,贪欲的烟雾笼罩着甲板,伴随着船桨击水的节奏,随船而行,无从摆脱,无从消除:整艘船已经为欲望的焰火所包围。啊,这些人理应被认真地描绘出来!应当献给他们一首歌!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诗人什么也没做了,他根本消除了任何形式的恶;别人也会倾听他的述说,但只当他赞美这个世界的时候,而不是当他如实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谎言带来荣耀,而不是真相!难道他的《埃涅阿斯纪》应当具有某种别样的、某种更好的影响?唉,那还是会赞美这部作品,因为他之前所写的一切都被赞美过,因为人们在其中读到的只是喜闻乐见的东西,至于他的警告是否会被听到,既不存在这样的危险,也不存在这样的前景;唉,他拒绝再去欺瞒自己,也不想让别人再去蒙蔽他,只是他太过了了解这些观众,对于诗人真正的工作,那沉重的、忍受真相的工作,他们毫不在意,正如他们不会在意那些操桨奴隶的工作,那是充满痛苦的、极其繁重的工作,前者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节选自赫尔曼·布洛赫《维吉尔之死》,梁锡江、钟皓楠译

也许无法一次性建立,但是这种秩序也需要自己的预言。

不得不在这里提及的是,在基督教的传统里,维吉尔经常被视为一位来自古罗马时代的先知,人们认为他在《牧歌集》中以诗句的形式预言了基督教的诞生:一位孩童的降生会带来一个没有犯罪的黄金纪元。与之相符的是,在《维吉尔之死》的结尾部分,维吉尔进入了“最初的无罪状态”,站在缀满了金色果实的林木之间,与自己年轻时所爱在一起,这就仿佛是来到了基督教的伊甸园。一颗星星落到了维吉尔的头上,作为他的第三只眼睛,让他看清了一切。维吉尔自己的话也在这一章里得到了应验,“唯有逝者,方能永享太平”换来的是“精神在静息”。这样一来,布洛赫也是对荷尔德林的坚定回答做出了某种回应,在维吉尔的归乡路上赋予了这位诗人以神性的色彩,不仅仅是诗人,而且也是新秩序出现之前的向导:“你看到了那开端,维吉尔,自己却还不是那开端……你是永恒的向导,自己却还没有抵达目标,你将是不死的,作为向导而不死。”

作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家,布洛赫甚至更近一步,推崇个体的虔诚,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和神性对话。他认为这才是新秩序的所在,“不再需要众神了,甚至也不再需要那个上帝了”。这句话是由维吉尔表达出来的,但是维吉尔是从站在阴影里的奴隶那里得到的启示,“所有的囚禁对于我们都是新的释放”,“我们的精神会站立起来”。这不但暗示了布洛赫心目中新秩序所应该具有的平等形式,也体现出经历了如此艰苦波折的一代人依然能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将自己从生活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切内容之上,作者的表现手法也独具特色。由于维吉尔处于垂死状态,所以一个很值得观察的特点就是叙述在虚实之间的巧妙转换。尤其是在第三章“土——期待”中,除了与在场的皇帝对话,高烧的维吉尔也在与幻觉中的奴隶、恋人爱慕的美少年进行着对话。皇帝从阳光走入阴影,强硬的立场却未曾改变,消逝的人走入阴影,阴影凸显出时间的残酷;皇帝深陷于对霸业的幻想不可自拔,奴隶谦卑却毫不退让的启示却越来越清晰;象牙门送来美妙却虚假的幻梦,牛角门则送来尖锐的预言。正是这种灵活自如的变换组织起了整个充斥着抽象概念的对话,一步一步地导向诗人最终的重大决定。

《埃涅阿斯纪》得到了拯救,诗人也得到了永久的安宁。这一次,时代和它的诗人在幽远的夜空中握手言和。



赫尔曼·布洛赫

奥地利作家,1886年11月1日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成功的纺织品制造商。赫尔曼·布洛赫在维也纳接受工程师的训练并研习哲学与数学。他逐渐融入了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生活,结识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莱纳·里尔克和罗伯特·穆齐尔等人。1927年,为专心写作,布洛赫卖掉纺织厂。《梦游人》是其45岁时(1931年)出版的首部重要作品。1938年,他被纳粹关入监狱,随后在朋友发起的营救运动中获释,流亡至美国。晚年一直在耶鲁大学研究群众心理学。1951年5月30日病逝。赫尔曼·布洛赫身后的名声主要源于两部长篇小说《梦游人》与《维吉尔之死》。